

堯樂博士傳(五)

李郁塘

樊耀南想作省主席

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在新疆省城迪化城中，發生了所謂「三七事變」。樊耀南除刺殺省主席楊增新楊將軍之餘，爲何又置杜福堂旅長與閻毓善廳長於死地呢？因爲當時新疆的軍情，雖然番號多，員額少；畢竟少數軍隊還是樊、張等人起事的最大障礙！杜福堂是當時迪化城防司令，算是實際帶兵首長，如先將杜旅長除去，在軍隊本身來說，就成爲羣龍無首的狀態，不能發揮力量。對他們起事，就有莫大的便利！至於要置建設廳長閻毓善於死地的原因，乃是基於閻氏禍從筆出之故。當樊耀南在外交署與法政專科校長任內，成績卓著，表現特優。致被迪化各界譽稱「樊聖人」的雅號。卽省長楊增新也以另眼看待時，獨建設廳長閻毓善，本着文人相輕的態度，不把樊耀南放在眼裡。尤其進而作了一副四六聯語來揶揄樊氏內心的底牌。聯語全文是這樣流行於世的：「謹慎小心，未睹霍光之過；謙恭下士，頗有王莽之風」！此一四六聯語，極其工整，確具譏諷能事。喻之爲霍光與王莽，

都有篡漢野心。致使樊耀南心懷忌恨，不滿有時。於今適逢刺楊機會來臨，也就一不作二不休，順便給杜閻二人吃上一粒黑丸，以消心頭之恨！好在閻氏機警，在左臂上中了槍彈後，就應聲伏地裝死，不再動彈。俟樊、張二人率衆趕往將軍衙門時，他才乘隙逃走。竟然死裡逃生，亦云幸矣！

刺楊主謀人俄文法政專科教務長張純熙氏，眼看行刺得手，當場死了四人（包括閻廳長），他爲自衛計，首先走到高副官屍前，撿起所遺地上的手槍，趕快跑到隔壁教室，去繳衛隊的武裝。這班士兵因高副官一死，正處於羣龍無首狀態下，誰也指揮不了誰。每個人在下意識情況下，聽到隔壁槍聲後，都想找自己的槍枝彈帶，再配帶在身上。就在此時，張純熙手持手槍，就以長官的身份，用命令式的口吻，對他們說：

「你們留此，已無任務，只要將槍彈留此，就可自由離校他去！」

此時這一班衛隊，正不知所措，突見張純熙手持短槍指著他們，只要不帶槍彈，就可自由離校，只好照辦，默然離去。至於楊將軍、杜旅長

、高副官等，爲何喪命，被誰打死？他們都還莫名其妙，就此糊裡糊塗的走了！

樊耀南一看張純熙繳了警衛隊的十多枝長槍以後，卽時將早留校中志同道合十多名同志召集起來，迅予武裝後，就乘上他本人及楊將軍的座車，浩浩蕩蕩的開往將軍衙門，想去作未來的省主席。當他們趕到將軍衙門大院內，下了車就直闖省府大堂。因大堂上的衛兵已受金廳長的面命，非本衙門人員，不得隨意出入。一見樊耀南等前來就向前阻止執行任務，致被站在樊校長身後的人一槍打死。當樊耀南闖進大堂以內，也就是省府大辦公廳內，就以未來省主席的身份寫了兩個手諭：一要監印人員迅將邊防督辦與省政兩項大印交付出來；二要民政廳金樹仁廳長前來會面，共商今後大計，以及對楊將軍等人的善後事宜。手諭雖然寫好，但因找不到對象，無法交送。乃一面大聲的喊叫：「金廳長你在那裡，趕快來會面！」一面就率衆向將軍衙門的二堂與三堂內闖。二堂乃楊將軍的辦公處所；三堂就是軍械庫房所在地。如能將三堂佔有，彈藥就不成問題。

金樹仁計除樊耀南

樊耀南的喊聲金樹仁等當然早已聽到。因為金等正在佈署「張網捕雀」陣勢，要樊耀南自投羅網。原因是樊耀南與張純熙等，要利用俄文法政專校第一屆學生畢業典禮的機會，來刺殺楊將軍之事，他早有預感。事情的緣起是這樣的：當金樹仁按時要參加法政學校畢業典禮，在步出省府大堂，就要登車時，他的總務科長牟維潼適時向他報告了一件出人意表的事情。說是在先一日下午法政專校教務長張純熙，以北京俄文法政專校同學關係，向他借去自衛手槍，言明家中開賊，用以嚇阻小倫，特此向廳長報備。

金樹仁聽得牟科長的口頭報告後，一因事起倉促，已沒有時間再來追究借槍之事是否適當？二因金氏一向木訥，不善辭令，一時也說不出適當的指責言辭，只好在登車時，點了一下頭，算是知道了此事。就此乘車趕往專校。他在車上一路想來，張純熙借槍之事，果真爲了嚇阻小倫，時過幾天，把槍索回，也就算了！如用來作案殺人，以張的身份，以及平時的言行，與樊耀南的關係來推斷，他們要殺人，唯一的對象，就是省主席楊將軍。他身爲民政廳長，負有衛護省主席安全責任，當然不容有如此這般情事發生才對。但旋又想及，楊將軍近年來，因年高體弱，不時謦言，要交棒子，告老還鄉。但對繼任人選，始終未提及到他本人。若張純熙借槍之事，專爲行刺楊將軍的話，一定會利用今天楊將軍出席學生畢業典禮的機會來下手。只要自己設法躲

過此劫，然後回頭再將樊、張等撲殺，那麼繼任新疆省主席之事豈不是水到渠成，垂手可得的嗎？因此俟法政專校學生畢業典禮節目，依序平順過去，僅留下一個大會餐節目時，他就借口民政廳內有要事待辦，必需先走一步。當他乘車返回將軍衙門後，第一件急事就是召集民政與軍務兩廳中的幾位甘肅籍的科長，如張培元、劉希曾、熊發有、牟維潼等，研商法政專校可能發生刺楊情事，以及應變辦法。如專校大會餐後，楊將軍平安返衙，他們此次會議算是白開，外邊人當然難知，即楊將軍本人也不能讓其知道，要保密到底。如楊將軍在專校被害，他們就可以「守株待兔」，實施「張網捕雀」之計。將前來搶取省府大印的樊張等人，一舉捕殺。以爲楊將軍報仇之名，就可順利登上新疆省主席高位。果不出他們所料，當他將陣勢擺好以後，就聽到大堂門口的槍聲。這一聲槍響，無異是樊張等人，已將楊將軍殺害的說明。俟樊耀南大聲喊叫：「金廳長你在那裡？」旋見樊等要闖三堂時，金樹仁首先下令，先把大堂大門關了起來，以斷敵援。然後以佈置好的槍位，由省府四面八方向樊張等人射來槍枝，每槍裝有幾粒子彈，牟維潼與張培元心裡都有一個數目。因此一陣交火過後，樊張手中所持的槍枝，都變成純槍枝，因爲沒有了子彈，不能傷人了！這時金樹仁才下令將來人完全逮捕。因爲逮捕樊耀南的人，清一色都是甘肅籍，也都是楊將軍在蘭州所設文武各校的學生。這些人都爲恩師報仇，在盛怒情下，首先出手去拔樊耀

南的小鬍子，令其活受無名痛苦。然後你一脚我一掌，再向樊耀南予以羞辱。最後竟找來棍棒，就被忿怒的省府同仁，你一棒我一棍，活活的將樊耀南打死。其他人員如張純熙、呂寶如等，第二天經過一番司法審判後，都判以死罪當日都押到城外刑場，予以槍斃。僅有教育廳的總務科長張馨一人。一因他當日未隨隊進攻將軍衙門；二因職任教育廳長劉文龍氏是楊將軍的把弟，此時正留在南京，以新疆省政府的代表，向中央逃職。而張馨科長正以代廳長的身份主持法政專校學生畢業典禮事宜。因牽涉張樊不宜即時處死，才算留下了活命。

堯伯克弔唁楊增新

新疆第一任省主席楊增新，不幸於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在迪化俄文法政專校殉職以後。一因金樹仁氏當時身任民政廳長，平時與楊將軍朝夕相處，算是最親近的省府大員；二因他迅速捕殺刺楊兇犯，平變有功。遂於事變翌日，就被省方各界公推爲代理省主席，來主持新疆省政。同時也兼任了辦理楊將軍善後事宜的治喪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由此時起新疆政局，已算進入金樹仁時代了！

堯樂博士於七月八日上午，才由哈密電報局獲得楊將軍被刺殉國的噩耗。首先以同王府三品米蘭掌經伯克身份，去晉見沙親王報告此一不幸消息。當時沙親王因年高體弱不宜遠行，遂當面任命堯伯克爲哈密同王府弔唁楊將軍的專使去省城致哀。同日下午堯氏又以當地最高軍事首長會同

縣政府召開哈密各界，商討共推一位代表，前往省城參加楊將軍追悼大會典禮。因為楊將軍是漢族人，又因時值盛暑，在座的人咸認為楊主席的出殯喪禮，可能要在「一七」之日舉行。而哈密到迪化的路程，有六百多公里。在左宗棠文襄公進軍新疆時，訂為一個十八馬站。就是說走這段路程，快馬加鞭要走十八天；如騎驢乘駝需時一個月。於今要在四五天內，趕往省城參加楊將軍送終大典，唯一的辦法就是改乘汽車。當時迪（化）哈（密）公路雖然修通，但無定期班車通行。適當時哈密汽車局停有一輛小型工程車。而堯樂博士又身兼分局長之職。於焉遂被哈密各界共推為參與楊將軍送終大典的代表。因為時間迫切，就於九日清晨開車趕往省城。迪哈汽車行程原是四天，為怕誤期乃晝夜競趕，走了三天於十一日夜趕到迪化。翌日晨即趕往省政府治喪會報到。才得知楊將軍送終大典之日，訂在「三·七」之日，也就是民國十七年七月廿八日。

時值盛暑，保屍不易。楊將軍治喪會為何定到「三·七」之日，才來告慰安厝。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與原因存在：第一要為護國保土有功的楊將軍，向國民政府呈請褒揚令，以慰忠魂。而南京與迪化相隔萬里，兩地文電來往需時，不是十天八日所能辦妥的事；第二楊將軍的家屬當時都不在新疆，三子二女分住在北平與天津兩地，其夫人又寄居東北大連地方。對於研商楊將軍的後事，尤其是遺體安葬何地？均需徵得其家人的同意。而其家人又分居三地，在連絡上均需較長時間；第三楊將軍是甚獲全省各族居民愛戴的好長官

。各地王公仕紳，聞得楊將軍被刺噩耗後，均來電要求，要參加最後送終大典，以示唁忱。而新疆地面甚廣，俱無現代快速交通工具，如以騎馬來說，均需十多半月的行程，才能趕到。因有如此諸多種情形，治喪會才訂在「三·七」之日，作為最後安厝出殯之期。

當時新疆省政府貴賓招待所，主持人大都是漢族人，飲食方面也招待漢、蒙、滿族人為多。堯樂博士雖以沙親王的專使，與哈密各界代表身份，向省政府報到。因飲食不便，未便住進省府貴賓招待所。乃以宗教關係，自行進住於南關一家回族商棧內。因該回族商棧，常跑蘭州、肅州等地，哈密是過路之地，過去也常與福勝得有來往。於今堯氏短時又不能離開迪化。乃以舊誼關係，住在那裡。因為該店生意興隆，來來往往的人很多。而楊將軍主政新疆十八年，甚得各族居民的愛戴。因而對楊將軍死事，也成為人人談論的大事！在堯氏住在該店十多天中，對楊將軍被刺之事，就聽到有三種說法之多：第一種說法是，刺楊的兇手是劉連科的副官所為。因劉連科是被楊將軍施以不當手段所暗殺。於今刺殺楊將軍完全是為其主人報仇而來的。走筆至此，對劉連科何許人也，為何被楊將軍施用手段暗殺，也有交代的必要。

「兩湖派」製造的謠言

劉連科是綠林出身，籍屬山東登州。因作案而逃到東北。其後因山東省政府的通緝令急，再逃入俄境西伯利亞。因無一技之長，遂被募為白

俄軍，歸阿年澗夫指揮，因作戰英勇，屢有升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列寧乘白俄軍參戰之餘，組成紅俄軍將沙皇王朝推翻，阿年澗夫是俄皇貴胄出身。為了西據皇室，遂被西調，因不敵紅俄軍才退到新俄邊境的伊犁境外，劉連科時任阿年澗夫的鮮卑團的團長。阿年澗夫當時走投無路，就任命劉連科為侵新的先鋒軍。楊增新獲得此情後，乃急電伊犁鎮邊使楊飛霞設法先將劉連科拉過來，要其為祖國效忠。然後留下阿年澗夫，令其繳械過境東去外蒙。結果劉連科被楊飛霞說服歸來，阿年澗夫所部才被繳了械，然後讓白俄軍入新過境。當年阿年澗夫志高氣大，英年有為。不論其未來留在外蒙或重返俄境，終將對新疆不利。乃將阿年澗夫軟禁於迪化城內，誘使其染上鴉片煙癮，然後再令其離去。就在阿年澗夫被軟禁之時，劉連科不時設法去看阿年澗夫。楊將軍唯恐劉連科作出營救情事，乃命人以不正當的手段，將劉連科暗殺。站在一省主管，為防患未然，保持地方安寧計，所有新疆的人，都認為楊將軍處理此事，甚為得體。然而站在劉連科地位來說已身已改邪歸正，忠心投誠祖國。即使對阿年澗夫有好感，也是人情之所常。當不應置之於死地。尤以追隨劉連科多年的隨身副官，覺得他的長官死得冤枉，就要等待機會，予以報仇。於今一十年總算等到，法政專校第一屆學生畢業典禮，探得楊將軍要親自前來參加，乃化裝成學生模樣，潛入學校之內。持上他自己的手槍，等待下手機會。在學生畢業典禮依序進行中，因警衛森嚴，距離較遠。尤且楊將軍被各界來賓簇擁

包圍，致難出手行刺。一直等到大會餐時，一因楊將軍定位入座，二因警衛人員撤防吃酒。這個刺楊兇手，乃潛到大會餐教室窗外，瞄準楊將軍開了數槍。楊將軍就此被刺身亡，等情。

堯樂博士對新疆各族語言，都能說能聽。因而由漢族回族與維族各方都聽到有此一傳說。但經他多方考證，到處打聽。認為不大可能，不盡情理。第一楊將軍派人暗殺劉連科之事，是為地方着想，並不是出於個人的恩怨，尤且時逾十載。即使劉連科親生子女，要為父報仇，也因時過境遷，要沖淡許多。何況僅是一位天南地北的部屬。第二當時迪化法政專校的學生，論年齡大都在廿歲左右。而劉連科的副官，在追隨劉連科時，起碼在廿歲以上，於今已時過十年，再加上追隨的年份。這位副官起碼已在卅五歲以上，甚至四十過頭的人了。怎能化裝成學生模樣，混進學校內呢？第三當時楊將軍身中六彈，都在要害之處。決非遠隔窗外之人所能辦到。由此種種，在在說明，散佈此一傳說的人，是在污蔑楊將軍也曾作過虧心事，於今死於非命，乃是天理循環理所當然耳！

張馨。金樹仁。樊耀南

此外另聽到第二種傳說。指說「三七事變」楊將軍被刺一事。是出於金樹仁與樊耀南二人，

事前密謀，臨時合作的傑作。為何樊金二人要置楊將軍於死地？據傳有遠近兩個原因。遠因是他們二人對楊將軍的治新政策，深覺過於保守，已到固步自封之境，如不及時改進，將被時代淘汰。他們二人雖以民政及軍務廳長的身份，屢向楊將軍建議改進，終歸無效，致生不滿之情。近因是在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定鼎南京，統一全國後，楊將軍一改過去對中央認廟不認神的態度。換句話說，於今對國民政府，既認廟也認神了！當時新疆對中央第一件大事，就是新疆省主席的繼任人選。蓋楊氏近年來，因年高體弱，不時辭言要由年輕人來接棒子的論調。在北洋時代，因中央無主，無力過問新疆之事。如由楊將軍來選擇繼任人選，不出於甘肅派的金樹仁，就出於兩湖派的樊耀南。於今楊將軍宣佈歸誠國民政府後，即時派其把弟，也就是教育廳長劉文龍氏，充當新疆省政府代表，遠赴南京去報告新疆政情。明眼人一看，就知楊增新要推薦劉文龍，來作接棒人。樊金二人圖謀省主席高位已有多年。過去他們二人為了爭位，曾是一對死對頭；於今為了求權，不得不聯合起來對付楊將軍。對付的最有效辦法，就是在劉文龍氏未回新之前先將楊將軍除去。去楊的分工：由金供給刺楊武器，由樊寬人去執行。事成以後，由樊出任邊防督辦，由金出長省主席。行刺的時地，由樊去安排，也就是利用法政專校第一屆學生畢業典禮之時與地。樊金二人，一是專校校長，一是省府要員。進行此一暗殺工作，當然順利無阻。但是到了事成以後，樊金二人，在將軍衙門內，要分享權位時

，金樹仁覺得失去軍權，省政府就沒有了保障。自己雖當上了省主席，也變成了傀儡主席，深覺吃虧太大。遂召集民政與軍務兩廳中，幾位甘肅省籍的科長，張培元、劉希曾、熊發有、牟維潼等共商對策。一致決議以為恩師報仇為名，一舉將樊耀南等一夥廿餘人，全部殺死於將軍衙門內。金樹仁就此奪權成功。被迪化各界擁為新疆省政府代理省主席。

堯樂博士聽到此一傳說，認為不大可能。古人云：「一個槽上，拴不得兩個叫驢」。金樹仁與樊耀南二人，圖謀繼承省主席，明爭暗鬥，已有多多年。本屬水火立場，何能談到合作刺楊之事呢？事後經堯氏多年留意，到處調查，始知此一傳說，完全是出於兩湖派中，另一要員也就是時任教育廳總務科中張馨氏之口。張氏為何要編造此一傳說，也有二因：第一將楊將軍殉國之事，要金樹仁負上一半責任。第二也就是為減輕他參與刺楊罪狀。

金樹仁厚葬楊增新

第三種說法，就是如前文所述，刺楊事件是由樊耀南與張純熙等主謀，乘法政專校第一屆學生畢業典禮時，將楊增新刺殺於學校大會餐的教室內。但此一事件之發生，身為民政廳長的金樹仁，於是日上午十時前，因民政廳總務科牟維潼科長口頭報告借槍事後，他對此大事變就有了預感！如即時將借槍的事，向楊將軍透露的話，而機警過人如楊將軍者，自會不聲不響將此事擺平。即使當時因參加學生畢業典禮時近，無暇及此

那麼到了學校以後，以他的身份自可陪侍楊將軍於左右。只要在眉目中傳情一下，楊將軍也會設法，找藉口提早離去。何況當時軍官學校正等楊兼校長去演講訓話。至低限度指示負責衛護楊將軍安全的高副官，令其提高警覺，嚴加戒備，也會無事的。然而金樹仁爲了謀權奪位，硬是裝聾作啞，見死不救！要使他的恩師死在樊耀南的槍下，真是其行可惡，其心可誅，如再進一步來論，若說金樹仁是「借刀殺人」，亦不爲過！由此種種，在在說明，金樹仁既無義也缺仁。由無義不仁之人，來主政新疆，天下那有不亂之理！

如論金樹仁對其恩師，有一點回報的話，那就是對於善後事宜，尙稱差強人意，可以告慰楊將軍於地下。首先於七月十二日，呈請到國民政府所頒的褒揚令。謹錄原文於後：「國府令前新疆省主席楊增新，治新多年，維持地方，克固邊關，服從黨國，具見愀忱。茲聞猝遭戕害，悼惜良深。除飭另案查辦外。楊增新殉國事，着交內政部從優議卹。呈候核奪，以昭激勵」。

接着於八月四日，又接國民政府撫卹令，全文如下：

「據內政部長薛篤弼呈稱：遵令核議撫卹楊增新一案。擬請頒治喪費三千元，即派新省大員就近致祭。靈柩回籍時，由所經地方，妥爲照料。並援官吏撫卹條例規定。給以遣族應領之卹金。是應有當，決議照辦」等情。

此外金樹仁對楊將軍送終大典，盡量讓各族居民盡情參與，如焉耆蘇縣的蒙族親王，阿山塔城的哈族親王，皆延期等待。原訂於七月廿八日

出殯，其後延到卅日。在七月卅日出殯之日，由將軍衙門至西公園閱微草堂，也就是楊將軍靈柩安厝之處，沿途路祭者，萬人空巷，盛況空前。不論漢、滿、蒙、回、維（吾爾）哈（薩克）各族，男女老少無不面極痛泣，如喪考妣。當時街頭哀情，真是難以言宣。在新疆來說，此種對死者哀情盛況，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到了民國十八年二月，也就是全年最冷之時，金樹仁應楊將軍家屬之請。乃將楊將軍靈柩，先由迪化用汽車運到塔城，始進入俄境。在假道西伯利亞大鐵路時，蘇俄政府特派專車，予以禮遇，並派軍警衛護於境上。至東北哈爾濱站，始將靈柩交我方接靈人員。經南滿鐵路至瀋陽，再轉北寧鐵路運到北平，卜葬於西山之麓。就此楊將軍長眠於故都風景區內。新疆人常說：「楊增新雖未生入玉門關；但死後仍入山海關，亦算償了他的宿願」！

賣瓜小販升大都統

民國十八年金樹仁爲了懷念恩師，爲了新疆人追懷楊將軍有一個固定地點。乃在迪化風景極佳西公園內，也就是曾安厝過楊將軍靈柩的閱微草堂傍，啓建了一座巍峨的楊公祠。這是金樹仁回報楊將軍，最見成效，被新疆各界最稱譽的一件事。惜因金樹仁主政時短，他的繼任者盛世才氏，是一位眼高於頂的梟雄人物。當他主政以後，覺得楊公祠之存在，對他非常碍眼，他不作見賢思齊之想，反而吃起死人的醋。他覺得各族居民們，對楊增新虔誠諛拜。將我盛世才放到那裡

。如要下令拆除楊公祠，可能更引起各族人士的反感！眾怒當不宜再犯。但又不願意將楊公祠變成居民朝拜的聖堂。最後他就利用便民的名義，將巍峨的楊公祠，開放爲民衆大食堂。此一原是紀念先賢的清高聖地；一變而成爲三教九流集中的攤販地方。由此一事，就知盛世才的爲人，只知揚己，就要貶人。竟連爲國犧牲性命的前任楊增新神位，都容納不下，與以計較！夫復何言？

堯樂博士以哈密各界代表，與回王府專使身份，於是年七月底在省城參加致祭楊將軍飾終大典以後，就乘原車於八月三日返回哈密任職。首先向回王府報告他留省城十多廿天，耳聞目睹的種情，以供沙親王作參考。而沙親王由遜清光緒初年至民國十七年，在位四十多年，歷經治新主管，如左宗棠、劉錦堂、袁大化、楊增新以迄金樹仁等，在政治沙場上，算是打過滾的一位老將。一聽堯氏報告後，乃曉金樹仁爲了謀權奪位，竟不擇手段，連其老長官楊增新，居然見死不救。由如此忘恩負義的人，來主持省政，天下未有不亂者。今後王府與省府方面的交往，自然不會如以往的順利，要增加困難。而自己又年高體弱，不便奔波於迪（化）哈（密）道上。今後省府王府的大事，只有借重堯樂博士的長才，代爲分憂分勞了。茲爲加強堯氏代言身價。乃即時將早年的賣瓜小販現任三品米蘭掌經的堯樂博士升任爲二品大都統。按二品大都統在回王府內，已是一人以下，萬人以上最有權力的官位。凡王府內事無巨細，皆在轄權之內。在維族人的心目中，已成爲高不可攀的人物了！

堯樂博士升任哈密回王府二品大都統以後。一爲全力來報答沙親王，對他知遇之恩；二爲遵循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場舊例。同時也可試一試金樹仁對自己的態度，乃據情備文請辭哈密騎兵營長，與汽車局哈密分局長兩兼職。金樹仁對人處世一向疑心太重，對其他民族的人出任軍事首長原就不大放心。尤以哈密地處甘（肅）新（疆）

孔道。早就想安置一位合乎三同主義（同宗、同鄉、同學）可靠人物來坐鎮此一要津之地。因而堯樂博士的辭一到，當無問題就會照准。不過一因當時省府正在改組之時需人較多，二因哈密騎兵營長官位太低，好高騖遠的人，當然不願來。堯樂博士雖然上了辭呈，因無人前來接任，仍然繼任到是年底。時到民國十八年元月，金樹仁才

派其得力助手，也是奪權有功的原任軍務廳第二科長劉希曾氏，提升爲哈密駐軍少將師長，將一營騎兵接收過去，從此時起劉希曾就變成哈密的「漢族王」，爲所欲爲，開始欺壓各族居民了，尤其是對回王府的態度，不僅不禮貌，反成仇敵似的。就此給堯樂博士增加不少困難。哈密地方成爲新疆動亂之源就由此時起！（未完待續）

開 闢 專 區 歡 迎 港 僑

會 文 墨

香港隔九龍半島與中國大陸毗連，方圓四百平方英里，人口五百二十五萬人，百分之八十係大陸淪陷後逃港或在港九出生者；大陸陷共前只六十萬人，因港九租借英國，地位特殊，反共志士多由此進入大陸與中共鬭爭，反共戰士亦由此大量逃出鐵幕，揭露中共暴行，使中共頭痛寢食難安！因於一九八二年提出欲廢除由不平等條約造成的「港九」特殊地位，訂期一九九七年收回港九主權，加以統治，成爲特區。英國女相柴契爾夫人數度赴北平與共酋磋商妥協，未有結果。

中共發表收回「港九」主權的聲明，港九反共人士大爲震驚；不願坐待成爲中共階下囚，紛紛將資金及工廠，遷往他處。風聲所播，美國紐約、芝加哥、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地價立漲！東南亞各國菲律賓、新加坡……紛紛派專人駐港，誘導港僑前往投資設廠。香港工業發達，資金雄厚，實業家思想純正，爭取到他們前往國內投資，將使經濟繁榮，人民受到實惠。

香港政府不願坐待主權被收回後之損失，正在與中共暗鬭，准許港民轉移資金前往他處發展，因此「港九」人心惶惶！亟欲逃往他處；據聞連駐港九警察亦紛紛加入英籍，屆時他逃，不願留港爲中共工作。港府對金融措施原有儲備金港滙叁佰伍拾億元，在一九八二年發行額竟逾二千四百億元，故意使港幣貶值。往後時間愈久，發行愈多，俟將來移交主權時，香港幣值將成爲空頭，以迫使港民早日離開香港。亦使中共想像收回港九後之淒涼情景。

中共看清前途暗淡，爲安定港九民心，急派僑「中國銀行」負責人到香港購買最繁華昂貴之市中心區土地建築新行址，表示欲繼續維持香港繁榮地位，將來只要收回「港九」主權，仍使港民自治，成爲港九經濟特區；然而中共早失民心，香港人民對中共不存任何希望。港民只要能逃，無不早日逃走；去年住美國芝加哥一位廣東華僑十月間返回臺灣參加慶祝雙十國慶後，順道前往香港探訪親友，受當地親友委託，携出美金貳百餘萬元到芝加哥投資，

購買土地房屋，即此一端，可見港民急欲逃出，不願政府將來遭受中共壓榨迫害。

中華民國政府爲代表中國之惟一合法政府，對香港政府與中共訂立之契約，當然不予承認。中華民國爲港九僑胞之祖國，爲撫慰僑胞，吸收僑資，引進工業技術，創造就業機會，我政府在臺灣亟宜闢設專區，供給土地及所需人力物力，歡迎港九僑胞僑資回國，並遷移他們在港各種工廠設備，繼續在臺設廠發展，使臺灣工業更加發達，經濟更加繁榮，增強祖國力量，早日光復大陸，使中共收回港九主權之夢想幻滅。使中共即刻失去由香港收入佔全大陸收入百分之四十之外匯來源。

中共聲言取消由不平等條約造成之「港九」地位，又聲稱在一九九七年收回主權，不知所謂「一九九七年大限」；即係根據不平等條約而來，自相矛盾，爲人恥笑！筆者堅信海內外一條心，不必等待一九九七年來臨，中共早已被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浪潮所淹沒埋葬！中國大陸被我中華民國政府統一，可拭目以待！